

武汉文史资料文库

WUHAN

武汉文史资料文库

WENSHI ZILIAO WENKU

第七卷

(历史人物)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漢文史資料文庫

WUHAN WENSHI ZILIAO WENKU

第七卷

(历史人物)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张之洞生平述闻	张达驥 (1)
清廷最后一任湖广总督瑞澂	严昌洪 (17)
汤化龙的政治活动及其思想	刘道铿 (20)
悼念先父傅慈祥烈士	傅光培 (37)
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黎绍基 (43)
吴禄贞与辛亥革命	吴忠亚 (61)
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刘公	严昌洪 (90)
“开国元勋”蒋翊武	锁焕庭 胡 进 (93)
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的熊秉坤	熊 辉 (95)
武昌首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 ...	吴祖芬 吴祖芳 吴祖荫 (103)
我所知道的孙武	杨 铎 (106)
力主坚守武昌的张振武	陈正华 (111)
抗击清军的战时总司令黄兴	严昌洪 (113)
祸鄂八年的北洋军阀王占元	蒋雁南 (116)
萧耀南的一生	李懋东 (122)
陈嘉謨其人	李懋东 (134)
我所知道的刘玉春	袁润之 (138)
吴佩孚在武汉及其成败	吴自强 (142)

25267

我的老师邓演达先生	吴忠亚 (157)
李书城生平	李枬一 (170)
追忆先祖孔庚	孔庆东 (186)
我所接触的何成濬	喻育之 (195)
我所熟悉的张知本	杨玉清 (205)
夏斗寅的一生	郑桓武 (219)
政学系核心人物杨永泰	汪正本 (230)
我的上司陈诚	郭大风 (233)
张笃伦及其家人	贺觉非 (253)
万耀煌琐记	郑昌琳 (262)
忆起义将领朱鼎卿	卢明哲 (267)
我的丈夫刘文岛	陆继劭 (274)
“书生”市长万声扬及其一家	万澄中 (283)
潘宜之——效忠桂系的汉口市长	范 确 (286)
贪污溃堤被撤职的市长何葆华	何树松 王延杰 (288)
吴国桢生平漫记	许有成 (290)
抗战胜利后的汉口市长徐会之	华 楠 (314)
汉口市最后一任市长晏勋甫	陆炳熊 (316)
武昌市第一任市长杨锦昱	张学伟 (324)
解放前夕的武昌市长蒋铭	李修鲁 (326)
董老早期在武汉的革命活动片断	余义明 (329)
陈潭秋烈士在武汉	吴自强 (341)
回忆李汉俊在武汉的生活片断	李文宜 (351)
我国“工运”主要领导人之一——项英	武史文 (359)
“二七”大罢工领袖林祥谦	孙楚勋 (364)
劳工律师施洋	孙楚勋 周慧芳 (367)
忆革命英烈萧楚女	刘子谷 (370)

- 陈昌浩——革命军事家、著作家 范 青 (385)
- 司法院院长居正 吴自强 叶素珍 (393)
- “湖北三怪”之一的张难先 郑桓武 (395)
- 湖北“怪杰”石瑛 许郢昭 (405)
- 记严重——立三先生 谈 瀛 (427)
- 忠于国共合作的人——我的丈夫李范一 吴 瑛 (439)
- 职业外交家郭泰祺 胡 进 (455)
- 著名爱国人士杨经曲 树 新 (457)
- 回忆艾毓英 吴先铭 (464)
- 记先父华煜卿的几件事 华楚珩 (473)
- 抗日殉国的郝梦龄、刘家麒将军 郝慧英 黄文涛 (483)
- 尽忠报国的张自忠将军 南山涛 (486)
- 徐源泉其人 阳玄桦 (494)
- 武汉警备总司令郭忏 徐怨宇 (501)
- 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 程思远 (504)
- 教育家、国家主义派余家菊 彭光明 (521)
- 青年党党魁陈启天 彭光明 (523)
- 日伪湖北省长何佩瑢 程 华 (525)
- 汪伪湖北省长杨揆一 程 华 (527)
- 大汉奸叶蓬 蓝恕轩 (529)
- 日伪武汉市市长张仁蠡 程 华 (546)
- 汪伪汉口市市长石星川 程 华 (552)

张之洞生平述闻

张达驤*

张之洞生于清代末叶，起家翰苑，久任疆臣。自所经历大事，举其要者言之，如太平天国军兴灭、戊戌政变、甲午中日战争、庚子义和团事变、广东各地革命运动等等。正是清廷政权日趋衰亡时代，张之洞侧身清流，自居为柱石之臣。在内则遇事敢言，多所论列；在外则兴办实业，主持新政。以为如此可挽救清廷于危亡。直至病危始向其门人陈仁先垂涕而道：“清运已尽，生平所行之策，举无以裨补于大局，真可谓自行其是，执志不回者。”语系梁鼎芬与陈仁先论之洞之言。我为之洞族孙，于其生平政治举措，私人行谊，所闻之于先辈者，比较翔实，率多清史稿及各家记载所未及。论者说：“之洞一身之存亡，系清廷之安危”。诚属过誉而夸大之辞。但之洞之一生历史，与清廷对内之新政、变法，对外之军事、外交，实有不少关系。特记述所闻，提供研究近代史学者参考。舛误之处，所不能免，尚有待于知者之纠正。

一、家庭出身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50岁后号无竞居士，又有壶公、抱冰之别号。直隶（河北省）南皮县人。祖籍山西省洪洞县。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京畿地广人稀，

* 作者系张之洞族孙。

由山西移民以充实畿辅。之洞之始祖张本，乃自山西洪洞被移居于灤县，（按：灤县后废，其地即今通县之张家湾）本子立，立子端（官巡检），始由灤县迁居于当时之直隶省天津府南皮县，居于南门内路东，是为东门张氏，端子淮，之洞与其族兄之万皆淮之后。之洞出于淮之第四子裔，之万出于淮之第五子裔。皆本之十五世孙（之万长于之洞 27 岁），由淮九传至之洞之祖廷琛、父睢。睢字又甫，号春潭，徙居南皮城南三里双庙村，清嘉庆十八年（1813 年），中举大挑后，分发贵州以知县用。初任安化知县，受知于云贵总督吴文镠，旋升兴义府知府，晋贵西道銜。之洞母朱氏，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 年）生之洞于兴义府署中。

清道光三十年（1850 年），之洞 14 岁，由贵州回南皮原籍应县考入学（秀才）。咸丰二年（1852 年）之洞 16 岁，应顺天乡试，中试第一名举人（解元），咸丰六年（1856 年），之洞 20 岁，父镠因云贵总督吴文镠去职后，继任总督向其索贿，力无以应，遭怨，遇事排挤，以忧愤致疾死。之洞奔丧贵州，扶柩回籍安葬守制，23 岁服除。将赴北京会试，以族兄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不得应试。同治元年（1862 年）之万奉差河南查办事件，临行之时，陛见慈禧太后请训，慈禧询问说：你的弟弟之洞颇负才名，怎么至今还没有入翰林？之万奏陈回避之故，慈禧点头。同治二年（1863 年）二月之洞入京，三月会试，因廷试对策不中程式，阅卷大臣抑置之于二甲之末。惟总裁大学士宝鋆大加赏识，认为文章颇不寻常，并知去年慈禧曾询问之万。乃力排众议，将之洞名次抬置于二甲第一。试卷进呈慈禧，慈禧特拔之为一甲第三名（探花）。引见后授职为翰林院编修。之洞由此声誉大起，回翔翰苑。自同治六年至光绪七年的 16 年之间，历充浙江乡试副主考、四川学政，差满入京，补左春坊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读、右春坊右庶子，兼日讲起居注官、左春坊左庶子、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

二、“清流党”的“牛角”

之洞之所以能清除美秩，官位日崇，表面上固然是由于他的文章声誉所致，实际上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尽力栽培提携，才能扶摇直上，稳步青云。李鸿藻与张之万在汉大臣中，是当时慈禧宠眷优渥最为信任的人。李、张同官至好，祸福宠辱息息相关。鸿藻为了之万的关系，对于之洞提拔自然是惟力是视，遇事照顾。之洞则遇事敢言，为鸿藻的喉舌，感激知遇更不待说。鸿藻在同治光绪间有“清流党魁”之目，之洞为其中坚人物。当时南人嫉视“清流党”者嘲笑说：“清流党”，是青牛党（谐声）。张之洞与张佩纶为李抨击异己，动辄触人，是为牛角；王懿荣博学多闻，是为牛腹；刘恩溥好拜客，为之广通声气，是为牛足；黄体芳、陈宝琛以江南人而附此党，是为牛尾；宝廷狎妓好色，是为牛鞭；张华奎怂恿盛昱奏劾全枢，清流党徒因之解体，是为青牛背上的跳蚤；其余朝中翰詹科道党于李者，皆为牛毛。之洞在朝中言事，敢于弹劾抨击，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参奏崇厚一案。当时李鸿藻丁忧回籍，尚未返京，军机大臣沈桂芬、董恂主持枢政。派遣左都御史崇厚赴俄京订议和约，授以全权。之洞在崇厚尚未出国之前，曾代张佩纶拟稿上奏，请敕崇厚先赴新疆观察形势，再行赴俄。奏上发交军机处，沈桂芬抑置不理，即命崇厚赴俄。崇厚为人糊涂，受了俄国人的威胁愚弄，订立了辱国丧权的条件十八项而返国。鸿藻起后，授意之洞参奏崇厚。（以李不愿直接参劾沈、董。沈亦清流党，从此分裂为南北两派。而南人乃有青牛党之说，以鄙薄北人。）之洞上奏说：“崇厚对俄所订条约，万不可行。但如改议，俄必生事。议如不改，辱国丧权，应急修武备而缓立约，并治崇厚以应得之罪。”慈禧见奏甚为嘉纳，召见之洞面询应付方策，并饬之洞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咨询外交事宜。光绪六年（1880年）清廷宣布崇厚辱国丧权，擅订条约的罪

状，定以“斩监候的罪刑”。又派曾纪泽（曾国藩之子）赴俄京订约。将崇厚所订之约修改了七项，却添上了偿还俄国银币四百万元一款。曾纪泽还奏请赦免崇厚的罪刑，慈禧当即照准。而之洞却因此案得罪了许多枢臣权贵。李鸿藻恐怕之洞久任京职，受人倾陷。乃在慈禧前密保其老成练达，堪任疆寄。于本年十一月间，外放之洞为山西巡抚，在职三年。

三、抗法卫国

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占据中国属国越南，桂军、滇军赴越应援，着着失败。法国海军侵入中国台湾、福建沿海一带，情形急迫。是时张之万为军机大臣，言于醇王（奕譞）密保之洞调升两广总督，防御边疆，主持对于法越军事事宜。奏闻慈禧，慈禧也认为之洞可以担当封疆重任。当时清廷对于和战的策略还没有决定，之洞到两广总督任后，与原来留在广东督师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及前任总督张树森会见，协商保卫疆土的策略。划分广东省水防为三路：前路为虎门，由彭玉麟率水师提督方耀及湘军将领提督衔娄永庆、王永章等部队驻守；黄埔为中路，由张树森督率淮军将领提督衔吴宏洛、蔡金章等部队驻守；鱼珠为后路，由之洞督率湘军总兵王孝祺、邓安邦、陶定升等部队驻守，广东巡抚倪文蔚、广东将军长善分担守城责任，以上为水防。其陆地防御，分为东西两路，两路分别由副都统尚昌懋、安泰所率旗兵部队担任。之洞划分防地职守之后，军事粗定。之洞又以琼州、潮州、海南一带防务空虚，且当地黎族与汉族不睦，素来多事，并应急为筹办防卫事宜，以免法军侵入，因外患而起内忧。巡抚倪文蔚甚以之洞此举为不然，与之洞遇事牴牾，动加掣肘。是年六月，法军进攻台湾基隆，之洞电请朝中迅速决定战守大计，法军攻福建马尾，张佩纶在福建督师失利。八月，法军攻陷台湾基隆，有进攻琼州的意图。之洞上奏陈说：“欲牵制法军，必先助越南，

助越南则以重用久居越南之刘永福为上计。并请派现在乞假在闽之吏部主事唐景崧募兵回营出关，与刘永福所部合军御敌。由粤筹助饷银及军械以充实力，必能有功。”得旨允行。于是之洞多方设法筹措出大批的饷械，源源不绝地援助永福及景崧军。同时亦尽力援助台湾。张树森因劳瘁致疾死于军中。彭玉麟亦患病甚重。至此抗法援越，保卫海疆之军事责任乃集中于之洞一人之身。之洞奏派前广东提督冯子材募兵十八营率之入越；派总兵王孝祺率所部八营援越，以增强原来在越作战的广西、云南部队的力量。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军在谅山大败，法军又攻镇南关，广西提督杨玉科战死，所部溃散。冯子材督率王孝祺、王德榜等部队反攻，大败法军于镇南关，追出关外数十里，随即进军收复谅山及长庆等处。正当大获全胜，法军着着失败之际，全权大臣李鸿章受了驻在广东的总税务司赫德的邪谋蛊惑（赫德系英人而为法人的间谍），认为中国决无力量抵抗法国，立刻停战议和，而与法国订立条约，将越南的主权让与法国，命中国军队撤回。之洞奏陈说：“停战议和，尚无不可，但撤兵则决不可，撤回边界尤其不可。”奉到严旨，说：“立即撤兵，倘有违延，必予严惩。”之洞无法抗拒，长叹流涕向梁鼎芬说：“庸臣误国，一至于此。”又说：“赫德不去，是我国的大害。”此时梁鼎芬掌端溪书院，参与帷幄运筹事宜。之洞从此更为痛恨赫德，对于李鸿章亦有隐憾。

四、平定海南

光绪十二年（1886年）之洞在粤，以对法越军事及海防等兵费，开支庞大，收入不敷。借用洋款将近1000万两，无力归还。之洞为筹款计，乃开办赌捐，征收费用以资弥补。赌捐收入最巨者，为白鸽票赌、闹姓赌、花会赌等三种。报请清廷核准，清廷交付部议，户部认为抽取赌捐，有失国家体统。以部令命其停止征收，予以严禁。之洞密函张之万，请其设法疏通将部令推迟半

个月后寄发，以便他可将本月份捐款收齐后再行禁止。约计可得数十万两，弥补亏项。之洞对之万甚为感谢，写信给他说：“捐事仰承关注，感何可言。得此足济眉急，本月初部文到后，即日停止征收矣。”原来之洞此项赌捐收入，完全用作海防及剿办“客”、“黎”的兵费。之洞这些政策措施，极为巡抚倪文蔚所反对，认为之洞是好大喜功，挥霍国帑。之洞密函之万向醇王奕譞及中枢重臣说：“文蔚庸驽不职，遇事掣肘，不能相处以成事功。”结果谕令倪文蔚来京陛见，随即调充河南巡抚，而令之洞兼署广东巡抚。次年之洞密保吴大澂为广东巡抚。之洞排去了倪文蔚，事权专一，得以自由展布。奏请派遣提督冯子材率部来琼，专任剿办客、黎军事。次年控制了整个海南，设立土司，开辟修筑了数十条通往山区的道路。

五、保案未准遭挫折

冯子材部下将士有功者，之洞列名保奏，请按异常出力的功绩予以奖赏。奏上之后，清廷交付吏部核议。这时李鸿藻为吏部尚书。他向来对于之洞的事从不加以驳议，惟独这次因倪文蔚入京，在鸿藻面前诉说：“之洞剿黎，扬厉铺张，擅自出兵，虚费国帑。保案荐举每多不实，以朝廷之名器，市一己之私恩……”加以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倪文蔚私交夙厚，文蔚被之洞排挤调京，毓汶颇为不平，特以醇王之故，无力阻止，亦向鸿藻大说之洞的坏话。鸿藻有了文蔚、毓汶浸润之言，对之洞的保案不由怀疑，拟予驳斥，只准按照寻常劳绩案例办理。之洞闻知大为沮丧，又因此时吴大澂到广东巡抚任已有数月。之洞初意大澂系由自己保荐而来，必能志趣相合。不料大澂与倪文蔚有姻娅的关系，未来之先，在京见倪已经听倪诉说：“之洞挟总督之尊，以临巡抚，遇事专断，性情又乖僻，喜怒无恒，实难相处。”吴有成见，到任之后，对之洞深有戒心，遇事动生异议，不为之用。之洞意更愤怒，与

族兄之万写信，满纸牢骚，忿欲引病辞职。信中言说：“琼州近数年来，客、黎交讧，民不聊生。内患不平，海防更无从说起。非用兵不可。”力陈冯子材等将士深入瘴疠，异常辛苦，功勋卓著，应以殊功叙奖。继而指责倪文蔚难以合作，彭玉麟了不知事，吴大澂亦从中掣肘。特指出赫德“为中国一大害。”最后希望转请李鸿藻秉公处理。鸿藻说：“香涛过于好事贪功，长此以往恐非所宜，不如把他连吴大澂都调一下吧？”之万呻吟未答。之万与中枢考虑的结果，因为之洞“颐和园祝厘”的款银尚有20万两未曾缴纳，必须留之洞在粤一年始可交齐。乃先将吴大澂调任河东河道总督，而以之洞兼任广东巡抚，以免张、吴磨擦生事。（按：所谓“颐和园祝厘”事在光绪十一年，慈禧密令各省大吏进献银子，各省大吏所认进献的数字不等，之洞从北洋大臣之例，认进100万两，因为广东地方年年有军事用度太重，乃请准分期五年，每年交纳20万两，此款不交户部，直接交军机大臣验收后，由太监舁入大内。）之洞如愿以偿。整整一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谕旨调之洞为湖广总督，而以李瀚章（鸿章之兄）继其后任。这是由于之洞在广东对于洋商约束监视太严，洋商们不能走私获利，既惧且恨，乃凑出巨款（据说是100万元）运动李鸿章，使之设法将之洞调走。鸿章对于之洞在粤认为是妨害洋务，意早不惬，何况财可通神，苞苴一进，鸿章即向之万等枢臣建议：“之洞在广东海疆华洋杂处外交多事之地，刚愎任性，处理有关洋人事务，每多齟齬，不洽外情，恐将引起重大的外交事件，以调任内地为相宜。”此时醇王奕譞与之万、鸿藻正恐之洞在粤锋芒太露，得罪人处太多，长此以往必有不利，不若调任内地以资保全。因此都无异议，即成事实。

六、在湖北推行新政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一月，之洞调到武昌，任湖广总督，历时17年之久（中间曾调署两江），扛起洋务运动的大旗，“师夷

长技”，推行新政，风动全国。应当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成就的时期，数十年后，毛泽东主席说，谈中国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之洞在两广任内，看到洋人之所以能够东来逞凶，靠的是利炮坚船。因此他想到的首先是炼铁，即向英国订购炼铁设备，在汉阳龟山南麓办起炼铁厂，1894年夏出铁，年产15000吨，是亚洲第一座铁厂，后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同时在同一地区办起枪炮厂，年产七九步枪1500支，这驰名多年的“汉阳造”直到抗日战争初期，还在发挥抵御外侮的作用。为与洋货竞争，挽回利权，又连续兴办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以及制革、造纸等工厂。

废八股、兴科学、改革教育。1891年创办两湖书院，之洞自任总监督，聘梁鼎芬为监督。设经史文理四科，实际是多科，不时举办科学讲座，如地理、外交、测绘、无机化学、几何原理等，后又添设体操、军事操练。学生招自湖北、湖南各100人，多为秀才中之优者，年龄大小不一。学生衣食住和笔墨纸张全由公费供给。还按成绩发给一、二、三等奖金。那时，武昌已有江汉、经心两书院，之洞对其课程亦添加科学内容。1905年改偏重经史的两湖书院为文高等学堂，增设地理、算学、理化、法律、财政为正式课程。一年后，学生成绩不理想，之洞深感秀才的年龄偏大，又乏接受高深科学的基础，必须先发展中小学教育。1906年改文高等学堂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培养师资，计划在两湖招收年轻学生1200名，首次招生400名，外省200名，课程设有中文、经学、教育、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手工、美术、体操等，仿佛粗具新式师大雏形。

1893年创办自强学堂，这是一所注重外文有多学科之专业学堂，设有英、法、德、俄四国语言（后又添加日语）专科和算学、格致等课程，是武汉大学的前身。

大学专科之外，又办起许多中学、师范、小学（仅省城就有60所）、工艺学校以及配合训练新军的武备、将弁、陆军中、小学。

为进一步培养高等人才，先后选送了数百名优秀学生分赴英、法、德、日公费留学深造。

练兵、修路，之洞最为关切。他说：“列强急欲分噬，不待我矣，要政甚多，俱恐赶办不及，惟练兵与修路两事是救死事，或可做到弱而不死四字。”1897年下令分五年淘汰旧防勇。1904年建新军两镇，接收知识青年入伍，以张彪、黎元洪为统制，按全国统一编制，分为第八镇与二十一混成协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在彰德、太湖两次秋操中，均列全国第一。

经过与李鸿章集团的长期争夺，修建卢（沟桥）汉（口）铁路的计划优先得到批准。1896年，之洞派员勘查涿口至信阳段，又派员勘查随州至郑州段比较线，是年破土动工，连年苦心经营，其间虽调署两江，仍遥领其事，又遭八国联军的干扰，终于1903年建成通车，从此一线通南北，横连长江，武汉成为中国中部交通枢纽。

振兴农业，兴修水利。三镇举办高等农业学堂，改良品种，发展牧业。特别是为保卫武汉这座四面环水城，1899年开始在武昌修建南北两座大堤总长80里，涸出民田官地30万亩，1904年修建汉口后湖长堤34里（即“张公堤”），涸出低洼地10多万亩。

之洞在湖北的新政，涉及方方面面，成效卓著。

七、甲午战起调两江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中日战端已肇，清廷以之洞在广东时与法军开战，主持军事，应付裕如。特调之洞署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主持防守两江军务。之洞筹款七百余万两购买枪炮，补充长江水师各军备战。又调广东提督冯子材率部来江南，负防守吴淞口一带重责。加强沿江各炮台的军事实力，于海州、泰州

等处口岸，亦派兵扼守防敌。并奏请借用外国巨款购买军舰，重建海军，奏上留中未办。又修建宝沙、狮子山等地炮台。江防粗定，而中、日和议已成。由李鸿章代表清廷签约赔款而外，谕令之洞仍回湖广总督本任。

八、戊戌政变前后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八月，慈禧听政，幽禁光绪帝（载湉）于瀛台。捕杀杨锐、谭嗣同等六人，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大臣中颇有株连者。杨锐系之洞督学四川时所取之门生，之洞曾保荐其材可用。湖南巡抚陈宝箴亦保荐杨锐，陈竟因此获咎革职（陈之子三立，亦为新党），之洞未遭牵连，实则之洞与康有为曾经晤面两次，有为之弟子梁启超亦为之洞所钟爱。之洞对于变法固亦同情，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并办有报刊名《强学报》，为变法及其学说作宣传。通过梁启超的关系，推之洞为强学会会长，得其同意，并允每月接济银3000两以充经费。不料之洞看见其出版第一期之报纸，以孔子降生后若干年为纪年，并无光绪某年字样，为之大惊，派人向有为说：“经费可以帮忙，但决不担任会长的名义。”未久，风声渐紧，之洞又借经费困难无法筹措，而与康、梁断绝了关系。在此以前，之洞曾著有《强学篇》，提倡变法。至此大加修改，易名《劝学篇》，其内容以忠君爱国，遵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政之不可行，法不可变之意。精缮成册进呈慈禧御览，用以表示其反对变法之态度。慈禧因之洞系她一手由举人而拔置探花栽培起来的，宠任素专，平日对之洞毫无怀疑，阅毕称善，并降谕准予刊行，颁发各省。当时颇亦有人在慈禧前说之洞与康党有关系者，慈禧置之不问，见了《劝学篇》，意更释然。

九、襄赞溥仪即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之洞奉旨入京，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学部。次年十月，光绪帝及慈禧皆歿。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皇帝，载沣为摄政王。之洞议加“监国”二字于摄政王称号之上。所有登极大典礼节折单，皆由之洞所主持施行。之洞所以要加“监国”二字于上的意思，是因为前代没有摄政王的称号。

十、与同僚的关系

（一）交恶倪文蔚、彭玉麟。光绪十二年（1886年），之洞因广东巡抚倪文蔚所提拔任用的属僚，办事多无能力，且贪婪急躁，相习成风。之洞择其声名狼藉，最不称职者列疏参劾，罢免了若干人。文蔚无法袒护，对之洞仇怨加深。文蔚性情迂缓，处理公务每多遗忘谬误，与之洞之果断精明，任事强干的作风迥不相侔。之洞认为与文蔚无法共事，非排去之不能有为。

彭玉麟在广东督办军务，湖南亲友前来投靠者甚多，都是属于湘军系统的一般人物。玉麟无法安排他们的职位，就向总督、巡抚前说项推荐，力求予以位置。之洞对于这位镇压太平天国立有大功于朝廷的勋臣名将，不得不竭力敷衍，因之大感苦恼。

之洞曾写信给他的族兄之万说：“看云林（指倪文蔚）面，愈看愈劣。其为人性情昏昧，今日所见之人，明日即已不识。早起所办之事，过午即已茫然。”又说：“看尺木（指彭玉麟）面，乍看似佳，久之乃知系庸本，市井小人，奸诈取巧。专袒同乡，附和云林。要差要缺，几欲皆湘人而后已。”之洞对于倪、彭的批评，清廷枢要颇有同情，遂为慈禧所闻知。加以玉麟重臣宿将，督办军务，毫无建树，亦甚使清廷失望，自此宠眷遂衰，不能说不是受之洞的影响所致。玉麟罢了官后，寓居西湖，遨游烟水间，以

宋代韩世忠自居。其 60 岁生日，清廷并未循照待遇大臣之例赐寿。宠眷之衰，即此可证。其乡人王壬秋（名闳运）来访，见其自比韩世忠，撰联以赠说：“花草旧多情，居士心闲来放鹤；湖山行处好，圣朝恩重莫骑驴。”王壬秋素性好挑拨生事，此联是讽刺彭玉麟，意思是说：你虽然自认以为劳苦功高，但清廷并不曾重视你。和宋代之重视韩世忠相比，却远不如呢。彭阅之甚为快快不悦，自此不谈国是，对清廷抱有怨望。

（二）隐护文廷式。文廷式（字芸阁），江西萍乡人，曾经教授过光绪帝之宠妃珍妃读书，珍妃之父任广东将军，聘廷式为西席，于署中教其子女。廷式在北京会试，珍妃向光绪帝称赞其学识博通，有经世之才略。因此廷式得到光绪帝之赏识，拔置鼎甲。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 年）大考翰詹科道时，张之万为总裁。光绪帝面谕之万取廷式第一。之万奏陈廷式卷中某句诗出韵，光绪帝不理，之万只好将其名列第一。廷式与珍妃宫中太监闻海交结甚密，有金兰之契。外间官吏有所求谋，通过廷式与闻海的关系，请托珍妃，珍妃向光绪帝一言，事无不成，珍妃因此颇干政事。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御史杨崇伊劾奏廷式交结内监，有玷官箴。廷式获到严谴，革职勒令出京，廷式回归原籍萍乡家居。他时常乘船到武昌去访梁鼎芬，有时也谒见张之洞。慈禧有密谕寄张之洞说：“据报文廷式前来湖北，勾结匪类，图谋不轨，着该督即行查拿，就地正法。”此事甚奇，不知慈禧何从而知廷式来武昌会见之洞，疑其或有不轨图谋，而欲杀之？但之洞并未遵行，而使廷式逸去，廷式乃亡命日本。因之洞颇喜廷式之才，曾向其侄榛代（字子厚）说：“文廷式颇似宋代之张孝祥（按：孝祥字于湖，宋代词人，亦以结官中内援而获状元）。当其被罪时，我有一诗记感，题为张孝祥，诗说：‘射策高科命意差，金杯劝酒颤宫花，斜阳烟雨伤心后，仅得词场一作家。’”（按：诗首句是说廷式依赖珍妃之力取得鼎甲之为非计。二句是说廷式与珍妃的关系。三句是取宋